

又是一年麦收时

段宏儒

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又是一年麦收时，塬上的麦子已经泛黄，一阵阵干热的风吹过，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泛起金黄色的麦浪，空气中流淌着浓浓的麦香。

芒种时节，仲夏来临，麦收在即，天热得发了狂。太阳刚一出来，地上已经像下了火，一点风也没有。父亲几乎每天都往自己的麦田里走一遭，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，不时地弯下腰背，掐几个麦穗，用他那粗糙的大手狠劲地揉搓，吹去细屑，察看麦粒的颜色，放在嘴里细嚼一会儿。麦粒还有些发软，经过自己的咀嚼，嘴里的味蕾就打开了，那麦香对他来说是最美的味道。

“杏子黄，麦上场。”当“算算算割”的鸟鸣声响彻田野上空的时候，塬上的麦子就要熟了。每年夏天麦子收割之前，人们先要整理好自己的打麦场，用锄头和钉耙把麦场上的土壤翻松，泼水闷湿，撒上些麦糠，套上碌碡碾压平整。整好麦场后，接着修整生产路。这些忙完后，到街市上给家里添置些镰刀、磨石等农具，采买些草帽、扫帚、簸箕等家什，收拾缝补好粮食袋子，为夏收做好物资准备。当然，油盐酱醋、烟酒茶和菜蔬，也要准备停当。先熟的是油菜、大麦，等把这些庄稼收割，碾打完了，麦子也就熟了。

清晨，远处的宝盖山顶上泛起鱼肚白。父母亲和哥哥拉上架子车，拿上镰刀、钉耙，扛上铲麦杆子，匆匆向自家的麦田走去。塬上一望无际的麦田里，早起的人们已经割倒了一片片麦子。微风吹过，那弓身收割的农人，仿佛是在金黄的波浪里搏

击的水手。学校里也放了“忙假”，师生都回家支援“三夏”了，或是帮助收割、碾打、晒麦子，或是去麦田里捡拾遗落的麦穗。

麦收是一年最忙的时候。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，头顶是热辣辣的骄阳，背上像是着了火，脚底下冒着湿气，蒸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但人们好像浑然不知天热。偌大村庄没有一个闲人，家家户户大门紧锁，全家男女老少都在忙着抢收抢种。

父亲在前面的麦田里，奋力地挥舞着铲麦杆子，“呼啦啦”过去就是一大片。母亲领着哥哥和我，一人一把镰刀在后边尽力割着。长得好的麦子就很好割，麦秆长得整齐又稠密，顺手一拦就是整齐的一把。人在麦浪间起伏着向麦田深处挺进，而麦子随之一片一片倒伏在地。割麦是个力气活，一会儿工夫衣服便湿透了，紧紧地裹在身上，汗水在耀眼的光线下闪着斑驳的亮点儿，顺着脸颊，脖颈一道道地淌下来。我按照母亲的示范，抽两把麦秆结绳，把割倒的麦子拦腰捆住，扎成一捆一捆，天黑前拉到麦场。

我家麦田有点远，加之架子车也不行，总是拉到半路里麦秆就松散开了，麦粒抖落了一地。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我家北头沟里的三亩地，一直没有生产路，每年收种只能肩扛人背，每到收麦时就惆怅，母亲诅咒再也不种了。可到了白露时，父亲又执着地给种上了。

“三夏大忙，龙口夺食。”夏天的天气多变，雷阵雨也多。刚才还是烈日炎炎，炙烤得人们汗流浹背，

不多时，天空便飘来几朵乌云，紧接着就刮起了大风，瞬间便大雨倾盆。或者遇上连阴雨，田里的麦子收不回来，麦场里的麦子不能碾打、晾晒，不出一个礼拜，小麦马上就会发霉发芽，一年到手的希望就会化为泡影，这就是农民说的打不到囤里，人不了仓就不能说丰收。麦收时节，农人的心情是复杂的，盼着有个好天气，不论地里的收割拉运，还是场上的碾打晾晒，都要天气晴好。而当麦收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人们又盼着能来一场透雨，好进行播种。

摊场、碾场、扬场是打麦场的高潮。每天天不亮，全家人便投入战斗。把收割回来的麦子在麦场上均匀摊开，天气好的话晾晒上两天就差不多了。套上牲口拉着碌碡，转着圈儿碾打，正面碾打完后，翻场再碾打，几遍后麦穗上基本没有麦粒了。接下来起场，把麦秸挑起到场边堆垛，把麦粒聚集到中央圈成堆。等碾完场，堆完麦草垛，已是满天繁星了。女人们便回家做饭，男人们还要等风扬场，喧闹的打麦场上暂时静了下来。

麦收如同打仗，不闻号角，常见冲锋。从拿镰刀将麦子撂倒，拉回场内晾晒，再用碌碡碾压，随后再一遍遍扬场，才能把麦子装袋人家。从布谷鸟开始啼叫，到鸣蝉漫山遍野，麦收前后能持续将近半个月，这还不算后期的晒麦。而如今，有了联合收割机，基本上三五天就結束了。

想起那些年的夏收，割麦、拉麦、摊场、碾场、起场、扬场、晒麦、囤囤……每一道工序都饱含着农民的滴滴汗水，只有经历过，才能真切体会。

那座城

王丑华

那座城，却落在我的心里，走在哪里就带到哪里。

68年前，她驻在父母的心中，土里土气却生机盎然。像著名诗人冯至的诗“山沟里的溪水日日夜夜地流，铁轨上的煤车日日夜夜地运行”。那年的初冬，被震天的鞭炮炸响，这是这座城永远铭记的日子，1955年11月1日，铜川矿务局奠基落成。

硝烟中一排排站立的硬汉们，是这座城的忠诚卫士和新矿山的创立者。他们像这座城“土里土气”，可眸子里却像深处的煤，漆黑而热烈。“溪水两岸是一片欢腾的闹声，到处是妇女的笑声、儿童的歌唱，可是人们听不见地下的电钻声，像是听不见自己的心跳”。他们像一座丰碑，默默无闻却巍然耸立。

那座城是“霸王窑”的见证者。山上亮着十里窑火，山下燃着百里煤火。煤火源于金元，窑火亮于宋元。千年小城波澜壮阔，风起云涌。

如果说照金陈家坡会议为那座城带来燎原之火，那么，来自地下的风镐，地上的天轮就是那座城茁壮成长的阳光雨露。燎原之火席卷日月埋葬一个旧世界，乌金奔流敲响岁月赢得明媚新天地。

那座城躯体婉约绵延，却包罗万象气吞山河，有过盛唐帝王的行宫，有过药王爷的踪踪和玄奘的遗风，山里山外红二十六军的军号响亮，百米深处矿车隆隆——

那座城，太阳的光芒是始于太阳石的燃烧，因煤而兴，因煤而建，因煤而生。那座城，却落在我的心里，走在哪里就带到哪里——

无意中翻开，那座城厚重的煤矿画册，一个个英模将走出来，虽然从未谋面却似曾相识。他们是劳动的化身，像勤奋的黄牛默默无闻却英气逼人。

我的心像那座城，既仗骨柔情又海纳百川，既装着父辈们“特别能战斗，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奉献”的精神，又富有照金红色的血脉传承。灵魂所在，精神不倒。

乡村意象

党剑

马咀村·鸟鸣

花香般的鸟鸣
珍珠般的鸟鸣
飞下老树，跃上别墅
抬升旷野，翻腾绿色的农事

在马咀村
你遇见了这鸟鸣
在喷泉的近旁，在农人的居所
仿佛聆听大地母亲劳作的谚语

这明亮的鸟鸣
这温馨的鸟鸣
就为这幸福地颤动着的鸟鸣
人间的尘埃全部都会落下，枯树开始发芽

北梁村·柏树

你是为自由的植物
为信仰而生的植物
不惧火烧，火烧后你长得更茂盛
不怕刀割，刀割后你生得更葱茏

在北梁村
你裸露着静寂
凝视着那盏硕大的马灯
守望历史烟云中的红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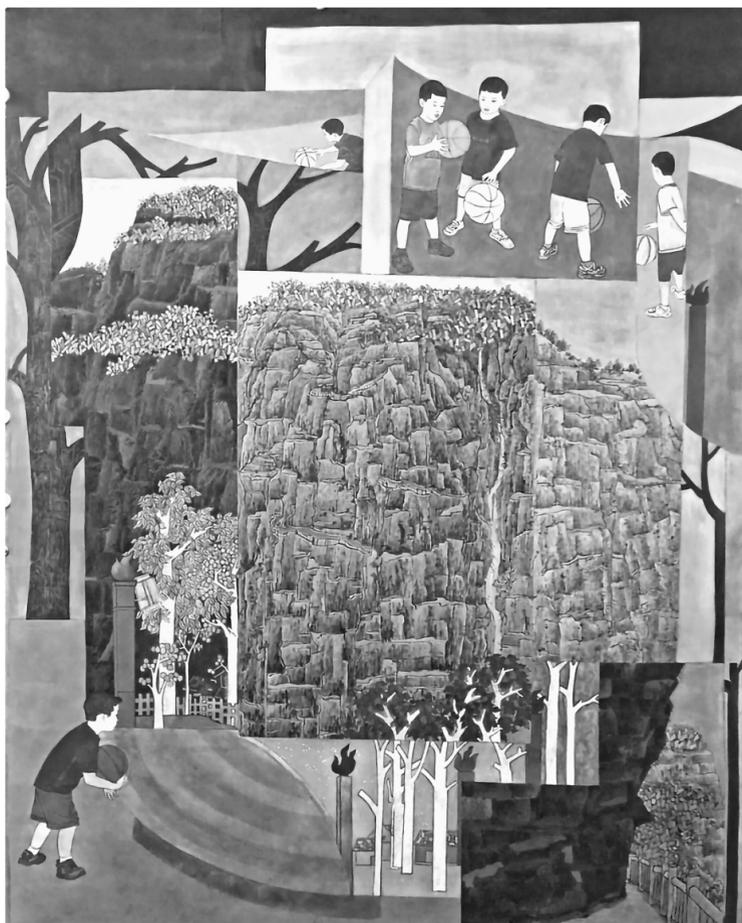
你身为绿色的誓言就不会背叛土地
你芬芳的气息在逆境中依然闪烁生机
是怎样坚韧的力量成就了你啊
让你从容得胜如传说中的菩提

青龙村·向日葵

孤独的向日葵啊
你是血性的植物
以赤子之心仰望太阳
日日夜夜，周而复始
向上的姿势就是要追寻幸福

自东向西，历尽苍凉的心渴望阳光
坚持一种来自大地与阳光的信仰
从不向尘世低头，从不随波逐流
静寂的黄昏里醉心于森林金黄的幻象
你这执着地朝向太阳生长的植物啊

喧哗的车流逃逸，静寂明月清风
现实的洞口幽深，梦想杂草没膝
直到生命落下帷幕，仍然朝着太阳
孤独的向日葵热爱故乡金黄的土壤



《一方水土一方情》

贺敏作

一双粗糙的大手

郭浩男

“娃，真是谢谢你，麻烦你这么久，咱农民没有文化，高科技的东西咱不会，半天把你麻烦的，耽误你工作了啊！”一双粗糙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那布满血丝与辛劳的眼睛里流露着纯真的谢意与感激。

不知不觉已经在耀州信合工作七个月有余了，我从刚开始对银行工作的未解，迷惑、抱怨到如今的辛勤、奉献、敬业。年三十前两天，我被分到了石柱信用社，报道之前我向朋友打趣道：“过年来石柱找我，我请吃兔子”。到了乡镇，所面对的是那双双粗糙的大手和一双双期盼的眼睛；每当看到那一个个步履蹒跚的老人，我都会急忙上前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。

一天清晨，网点刚开门营业，就走进来一位衣衫破旧、弓着腰的老人，老人每走一步都极为小心。早晨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很多，老人便在大厅里不停地走着，每走几步便抬头看看窗口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但当走到柜台前却只是看一眼，便转身向后走去。大约过了十来分钟，老人鼓起勇气走向了大厅的保安，用低沉的语气询问如何取钱。

老人颤巍巍的手里紧握着一张磨损严重的银行卡，我急忙接过银行卡带着老人走向了自动取款机。老人接过钱用颤巍巍的双手数了一遍，解开那早已破烂和沾满尘土的衣兜，缓慢地把钱放了进去。

突然，老人伸出右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背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那双手上的老茧和粗糙的纹路，老人用低沉微弱的声音说了声感谢。说完他又急忙摸向衣服另一侧的衣兜，掏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从中取出一根递给我，随后便离开了。

看着老人的背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了道路的拐角，我低头看了一眼老人递给我的香烟，烟纸已经烂了，里面的烟丝清晰可见。

每一天的工作都有着不平凡的收获，一群平凡的人抒写着属于自己不平凡的人生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办公大楼常亮的那一盏盏“莹莹之光”犹如火把照亮着前行的路，为的是那双双粗糙的大手和那清澈的眼睛。

我当“麦客”那一年

王成祥

“麦客”在中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，确切地说，“麦客”是流动于陕、甘、宁等地，在麦熟季节为人收割小麦的短期劳务工。各地叫法不同，我们叫“跟场”，一直延续至今。现在这种传统的劳动方式已经很少见了，仅成为一种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文化。

我干“麦客”是20世纪80年代初，虽然已经过去了40年，但那热情、紧张场面仍记忆犹新。我的家乡在渭北平原，自然农耕经济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，那时农业生产没有机械化，麦子成熟了全靠庄稼人的两只手收割。陕西关中地区的麦子成熟得早，就有甘肃、关中早晚熟地区的农民来到这里当“麦客”。他们拿着镰刀、头戴草帽，有的还背着被子，聚集在各镇点，等活儿，有的还直接到田间地头，为缺乏劳力的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，实现颗粒归仓。

每到麦子成熟季节，村里人就会提起以前谁“跟场”一天能割好几亩麦。我记事起，“跟场”就已经深深印在了脑海中。生产队期间，我被生产队长安排割麦子，骄阳似火的六月，火辣辣的太阳洒在大地上，成熟的麦田成了金色的海洋，农民完全忘却了太阳的暴晒，满怀丰收的喜悦，投入“三夏”抢收的战斗中。他们不分男女老幼，一个个弯腰佝偻着身体，挥动着锋利的镰刀，让熟透的麦子一排排倒下。

1982年，我从部队复员，泛黄的麦子距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，村里年轻人一波一波地拿着镰刀，背着馒头袋子出门当“麦客”去了，能挣现成钱，还能带回数量不等的馒头。于是，我放下退伍兵的架子，加入“麦客”队伍中。年龄大的人，根本不让我入伙，怕我拖人家的后腿，还说我根本就不是下苦的料。

天无绝人之路，几个年龄相仿的倒是愿意让我

跟着他们干，在生产队时期他们就“跟场”，有着丰富的收割经验。

我买了镰刀和刀片，利用一天的时间将刀片磨得锋利光亮，等待召唤。那时候钟表还不普及，电话更是奢侈品，只能凭感觉掌握时间，约好清晨鸡打鸣两遍出发，步行13公里赶到某镇。我们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就要在“麦客”市场接洽，过了这个时辰就没有人叫了，得等到第二天。

我们天麻麻亮就赶到了地点，果不其然，黑压压的人群排了大半个街道，穿着不同的衣服，拿着大致相同的工具，从说话的口音能听出来是河南麦客还是甘肃麦客。请麦客的主家也从不同地方赶来，狭窄的街道挤满了人。有经验的同伴很快就搞定了一家，说是6亩旱地，不安排住宿，每亩1.2元，并承诺给他们家收割后，还有成熟的麦子能接上，不用再到市场揽活，可以节省时间。

大家非常高兴，认为接了个羊尾巴活儿（意思是沾光），估算6亩地赶天黑就能结束战斗。谁知错误地预估了形势，金黄的麦子一眼望不到尽头，给“麦客”收割增加了难度。大家面面相觑，有种“老马也有失蹄时”的无奈。看着成片的麦子在风雨的侵袭下东倒西歪，着实无处下手，我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，年长的也同意说不干了。而其他两位坚决不同意，说还没有娶媳妇，这样烂工回去不叫人骂死，谁家的女孩愿意嫁给一个“懒汉”。这么提醒，我也打消了逃避的念头。几个人一合计，既然接了这活，硬着头皮也得干。铆足劲，使出浑身力气，刀片换了数次，直到天黑4人割了不到两亩地，当晚主家过意不去，额外安排了住宿。

谁知天公不作美，从凌晨起雨就下个不停，整整

持续了两天一夜，天气预报后面还有连阴雨，真是到了“龙口夺食”的关键时刻。天刚晴，太阳露出一丝光亮，麦地到处都是积水，主家心急火燎地让我们赶时间收割，我们也没有任何退路可选。割麦人不怕天热，越是暴雨越出活，就怕遇上阴雨天，付出成倍的力气，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，更何况下了几天的连阴雨，再锋利的镰刀在雨后松软的土壤上也发挥不了作用，割下来的麦子全都是连根带泥。

忙碌了两天时间，总算在阴雨来临之前为主家将麦子收割完，人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。记得最后一顿饭，主家蒸的是大肉包子，算是款待我们，四个人一口气吃了五笼包子。我打了饱嗝后，准备站起身来，才发现自己两腿已无法站立。主家深感我们付出了超强的劳动力，临走时多给了一些报酬，还给每人装了一袋馒头。

“麦客”之行，虽有苦衷，但总算满载而归，我们在商店买了白糖、人丹等日用品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三个才20岁出头，同龄人不是上学就是在干其他工作，自己觉得“麦客”不光彩，无形中就有了自卑感。

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做“麦客”，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。对于中国农民来说，苦不计成本，再苦再累算不了什么，只要能得到应得的回报就心满意足了。正是那次干“麦客”的历练，后来家中8亩麦子都是我一人连割带收，即使遇到天气不好的情况，也没有请人帮忙。晚上在煤矿上班从没有缺勤，白天在地里割麦也没有耽误收成。现在回想，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撑下来的。

记录麦客，只为不忘却那段真情的岁月，留住汗水浇灌的记忆！



玉笋宫

千四匙

题字：贾平凹

刊头：张芳